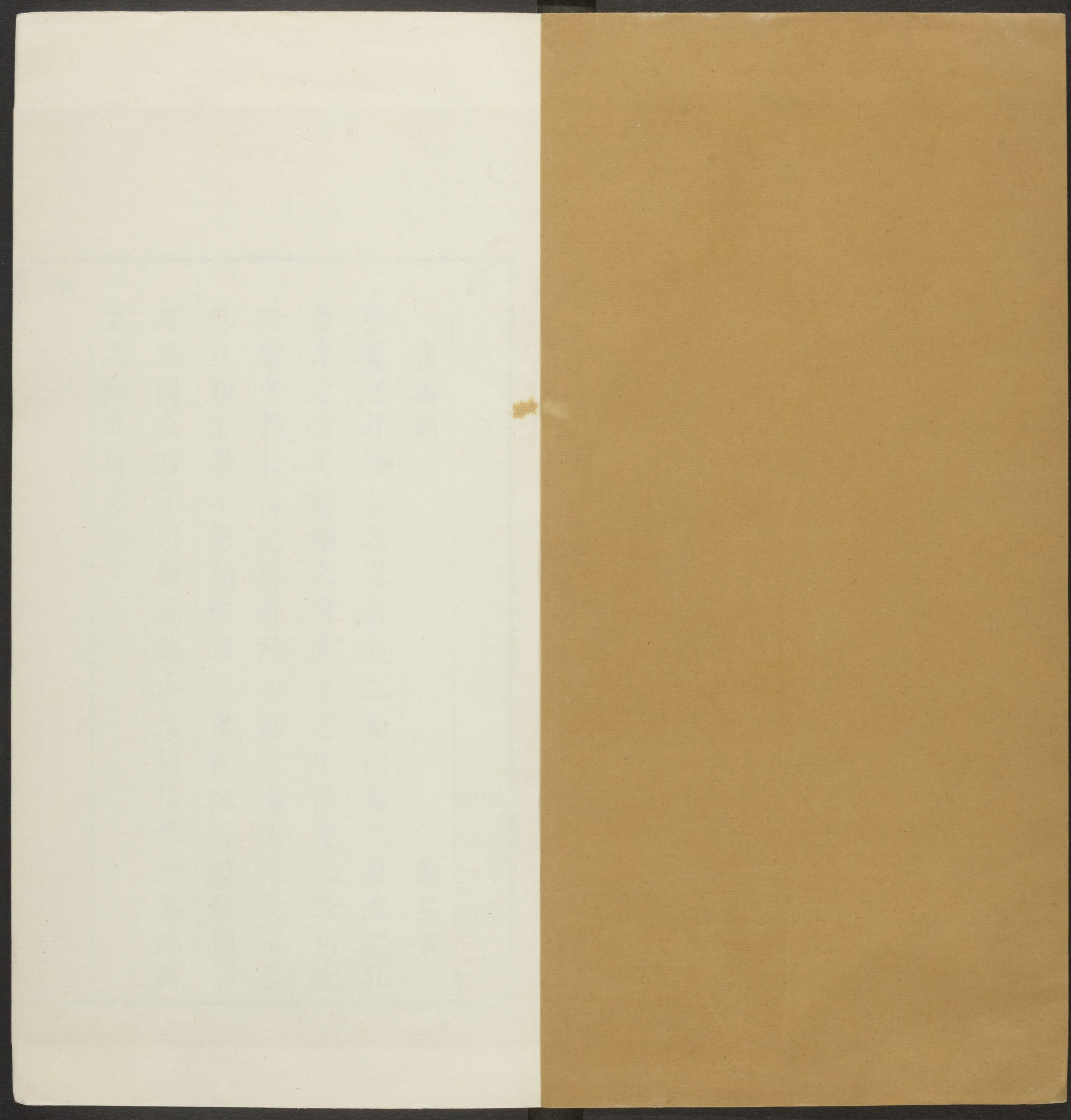


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T 3185/7332.81







銘

布衾銘

范堯天

藜藿之甘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  
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  
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  
愚且知士寧不然頽樂輦飄萬世師模紂居瓊臺  
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  
衾之陋其可忽諸

賦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南征賦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泊東西與南北兮  
無猷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  
奉晨昏於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憂憂  
兮乘纖危以射利騫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  
耻慕前指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盟耳懼離羣之孤  
陋兮將遠舉而復已彼世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爲  
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尤於盛時皇命之不  
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晨侍安輿而

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  
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豆  
觴於水滸執余手以躊躇兮不覺淚下而霑衣輶  
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超遠  
兮恐白日之云暮救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  
去將發輟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惟小人之眷  
戀兮情鬱結兮予裹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  
豁鴻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  
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悃



悒其誰咎朝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於尉氏登高  
丘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停  
予車於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蓬蒿  
時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羣雉快雌以高  
飛兮倉鳩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  
而徂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寧平原曠  
莽以阡靡兮迴極目乎百里獨嘽嘽以遠遊兮會  
不得而少止歷釣臺之故丘兮涉潁水之溱溱望  
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返兮

墓蕪穢而不治曾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  
蹇遭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昏問捷經於野人  
兮釋予馬於汝墳中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夜  
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指明星而以馳驅山嶽  
巍而造天兮踐芊氏之北境金予足以長望兮老  
路聊其未經昆陽之遺墟兮聊徘徊而遠遊  
曲嶂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狐貉穴處於其  
下兮颺颺吟嘯而成羣蒿艾蒼蘆以相依兮  
鬱其榛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兮



滑之滔天兮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兮  
虎豹以爲羣仗大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孫  
機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貔貅  
曾一旅之莫克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之不  
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兮何鄉冀髮鬚其神靈  
兮步從倚而徬徨過宛葉而彌節兮陟方城之岷  
峨歎羸旅之無友兮彈劍缺而浩歌覽陵阜之參  
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替幾何而  
不忘宿上將之候館兮聽晨鷄之悲鳴濯予纓於

汲水兮瞻桐栢之欹歛飄風漂怒以來東兮薄寒  
慘悽而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散雪下而續紛念  
往人之阻修兮嘆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  
馬頓轡而盤踟僕夫憔悴以懷歸兮憇章陵而南  
適奠濯醪於漢祠兮顧白水之如帶真人一去而  
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邑兮涉川  
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兮鞭箠唯君  
子之無累兮雖九變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土  
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疾沒世而無名就



寂寞以閒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爲籬兮  
塗中椒以爲堂蕙披靡而盛茂兮衆香郁其芬芳  
優游暇息靜以索志兮何必歸夫故鄉

白雲樓賦

洞庭之北兮漢水之東鬱高樓之特起兮羣山環  
峙曾不知其幾重

記

炎帝廟像服記

無名氏

道之厲鄉炎帝所起民因立廟祠炎帝至今歲時

水潦旱暵災沴疢疢有禱焉輒應禽鳥螻蟻至不  
敢近遊其廟民以此益尊畏之其廟中偶士爲帝  
像而首之形如牛自昔皇甫謐之徒蓋嘗此說甚  
乎傳之之訛也炎帝之見於書者多矣易庖犧氏  
浸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教  
天下此炎帝之見於易者也禮曰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有子曰農此炎帝之見於禮者也春秋左氏  
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此炎帝之  
見於春秋者也易禮春秋之述炎帝如此而已矣



不葦其牛首也借使信然好志恠者莫如左氏何  
 不言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彼其荒忽寂寥樸質  
 醇魯則信矣若夫人之形豈得以與禽獸類又况  
 其聖人哉雖然炎帝以教民耒耜故名爲神農牛  
 者農之所資也而習俗訛言以是謂炎帝牛首此  
 固非君子之所信則未知皇甫謐之徒奚從而聞  
 之也宣城楊侯之治隨最重神事受政之始使屬  
 官代謁廟下因視廟祠將治完之而吏以像爲告  
 侯曰妄述古先以竇聖人此皇甫謐之過也吾不

可以不葦吾不知炎帝之在位服何服而冠何冠  
 孔子有言曰服周之冕冕之所美無易於周而爲  
 聖人之所取也使炎帝出於周之後其亦以周冕  
 爲服也必矣卽遣工人回廟舊像更其首形而始  
 冕

尹公亭記

曾子固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  
 疾歿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  
 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



聞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之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間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

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重諡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養而嬉歲餘乃去旣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址增卑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堂深亢爽堦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時之遊比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游觀之象其也李公以圖志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世



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修葺之  
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樂哉亦  
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  
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  
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美  
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  
乾元年正月日也

隨州大洪山靈軍寺記

張天覺

元祐二年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軍寺

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  
住持崇寧收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  
大洪山在隨西南盤基百餘里峯頂俯視漢東諸  
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考之洪或曰  
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  
爲大潮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  
鬪搗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  
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申洪州開元寺僧  
善信卽山之慈忍靈濟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



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觀殊勝慶於菩薩有緣發願爲衆生執炊爨三年寺僧却之師流深嗟戚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是往矣行焉逢隨師止遇湖師住師師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口何山也鄉人曰太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於湖側屬歲亢旱鄉民張武陵凡令承將川之以祈於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惡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

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則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岩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霹後數日武陵卽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幕而號耳極體久之乃覺武陵卽施山爲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太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繫汝血食今捨身償汝汝可饗吾肉卽引利刃截右膝復截左膝門人奔特其刃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



嘉之賜所居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峯寺  
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峯寺皆以禱祈獲應也  
自師滅至今三五百年而漢東汝墳之間暨汝州  
之民尊嚴奉事如在漢東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貨  
強法弱僧輒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  
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此熟閱形勝闢  
途南入以正賓主鑿崖壘啣鑿蟻補砌萬仞化爲  
卑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廓大廡疏戶四達爭  
侶雲集請爲叢林我嶺之寶燈瑞相滿空之金橋

圖光宅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興新也律  
之徒懷土而嗷嗷會予謫爲郡守合禪律而誦之  
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面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  
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  
方則慈忍之後絕矣乙在子孫則甲在慈忍乙在  
慈忍則甲在馬祖乙在馬祖則甲在南嶽乙在南  
嶽則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迺在乎菩提達磨  
西天四七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  
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



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  
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  
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耶西爲方耶南爲  
方耶北爲方耶以上爲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  
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爲方則昆  
提訶人西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鬱單越壽命久長  
以西爲方則瞿夜泥洲滄波浩淼以南爲方則閻  
浮提洲摩竭洲然則甲乙爲定十方無依競律  
競禪奚足其非律之徒曰世尊常居給孤獨園竹

林精舍必如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以  
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  
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  
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伎則休如龜  
游海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  
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  
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下空虛應無所住而住持  
是真十方住持矣尚可言哉尚可言哉時崇寧元  
年之上元日記



三皇廟記

梁天祥

天無爲也假聖人而爲之天無言也假聖人而言  
之夫三皇大聖人代天而爲者也夫子大聖人代  
天而言者也何以知其然歟攷諸繫辭可見其畧  
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  
繩而爲罟網以佃以漁神農氏斲木爲耜楛木爲  
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

斲木爲舟楫木爲枘和枘之利以濟不通服牛豕  
以負重致遠重穴學柝以待暴客斲木爲杵掘地  
爲井曰井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  
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槨之巾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聖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聖古以秦此皆夫子大聖人代天而言以彰三皇



天聖人代天而為者也世俗以三皇廟專委之於  
夫子廟專委之於儒噫嘻是使三皇大聖與  
天子大聖為兩塗又安知天與聖人無二致此道  
之所由不明不行矣蓋醫不通儒則為庸為俗儒  
不通醫則為迂為腐是醫儒可析而為二乎朝廷  
自國初循舊制勅天下路府州縣立三皇廟與夫  
廟一統施行行乎典禮也司遵守固敢或違  
是道並行而不相悖三皇與夫子二廟作興一無  
異與崇華寢文殿宇地類惟夫子廟既嘗修之矣

三皇廟可不增修乎至正初元隨州知州達魯  
亮亦乘劉忠邁臺承事讀書稽古希聖知天會志  
修崇身身齋戒亟捐已俸仍督工師載叩諸寮佐  
謀諸郡吏士農二賈贊襄精選良材一新大觀殿  
宇為之雄壯門廡為之肅嚴葺明理之講堂備教  
官之公廨修祭祀之禮儀闔郡士夫僉言其實徵  
文為記請書諸碑余嘉士夫所請之勤遂稽古典  
引而伸之以示後之學者使咸知三皇大聖人之  
功利及萬世則宮廟之象不為過乎而迺斷之曰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至正三年歲次癸未仲冬  
長至日

隨州鄉賢名宦祠記

副使沈鍾

內江李君士修方守隨州踰年百度具舉迺按古  
今載籍標其鄉賢名宦爲立祠宇州學之東偏將  
以歲時崇祀事於斯抑將以爲後來生於斯仕於  
斯者勸其用心遠矣哉夫以隨言之自古以迄今  
生於斯仕於斯者何限而夫人獨以賢以名聞而  
不以賢以名聞莫之敢齒辟則景星鳳凰較夫沙

啄斥鷃在彼一二不足爲之少在此十百千萬未  
足爲之多雖然不有斥鷃安知鳳凰不有沙礫安  
知景星景星鳳凰常少沙礫斥鷃常多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然而景星鳳凰世則爭先快視而視沙  
礫斥鷃漠如也得非天理人心之公萬世有不可  
誣者與隨州鄉賢名宦士修爲之祠矣而今而後  
生於斯仕於斯者無志則已有志焉者蓋亦求如  
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曰彼若而人也我  
亦若而人也彼以賢以名聞我則可不以賢以名



而沒世不開也乎設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斯其  
爲有志益士修所望於後世之生於斯仕於斯者  
之意故曰其用心違信夫且士修少以甲科發身  
爲才雅操志方銳功名方恢弘未可量隨特爲之  
兆耳詎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而讓人也

隨州瑞連亭記

映前生世錄其

推官李

清

記及其山川形勝其地蓋隨國之故城而池蓋其  
故濠也計自春秋至於今消歎廢絕二千有餘年

乃本瑞連亭記公之賢過守茲上作而與之德昔

之類垣毀堞荒榛野草今皆爲雕甍畫棟晶綵奪  
目昔之山禽木鳥嗚呼上下今皆爲詩書絃誦春  
容盈耳是故公之才力足以有爲蓋亦人事之興  
氣運之盛有待於公而後集其瑞應之微見於草  
木信不誣已昔僖公作泮宮魯人頌之曰思樂泮  
水薄采其芹又曰薄采其藻芹藻微物非可樂也  
蓋所樂在僖公而寄意於芹藻也矧公大備其學  
制而又長育作成其人才其有大造於隨也豈淺  
淺哉隨人樂公之賢而以瑞連寓名於亭亦魯人



之頌也雖然凡物之盛衰興廢相隨於無窮而此  
亭又安足恃乎喜樹之譽猶封殖而不忘情故爲  
之書於後以告後之人其庶有知繼公之志云

李公橋記

宗 葵

隨城之西百二步許曰合溪有流水潏潏過而有  
聲迥其源出州北紫城山始涓細抵山石溜崎曲  
折十餘里逾城地闌闌漸渟涸徐奔瀧潏然涯然  
而南入於澧河人以其水合山溪謂之合溪前代  
不知誰橋溪上父老相傳曰歲豐橋世遠水决而

橋毀者不知凡幾許年每水落溪乾斷石滾也  
度溜過者指點爲橋址有時山水泛漾合溪混浮  
纓槎水激漫澗數里逾八九日人莫度公私阻廢  
涉者徃徃陷溺歲爲民苦弘治丙辰隨守李公由  
秋官適判岳陽擢守隨下車歲餘日移民悴巡阡  
陌每過此回顧心一惻然丁巳八月捐俸鳩工鑿  
石礮山越月輿石盈溪命僧正惠方義官范湖工  
三輩結廬溪左督工鑿石工師黔庶日爭効力僅  
二月而橋告成北去舊址約百步許高二尋廣丈



五尺長七丈東西橫跨溪兩壘通襄汴荆瀕諸郡  
之官道凡隨之廣逾三百里橋於溪山者十有九  
而莫若是橋盤踞硯砥特起平原超涯截壑與雲  
升沉而適當漢東之要衝官道之脈絡自是不限  
遐邇南北而登庭者雲仍雖霖雨愆靈野水漲濶  
咫尺溘澗而往者來者不謝衣屨橋之功也隨父  
老權呼道上相率請記於予且曰徃古崔公分祿  
雍州渭水淺不通船公作橋渡渭雍人名橋曰崔  
公今無歲豐橋而人強名之無亦物毀名存而久

假之耳請更之爲李公橋何如余如父老言以告  
別駕吳公時免節判王松宗書襄贊馬公彥德咸  
成之如一日吳公曰諸老以橋名李公無亦有鑿  
於古乎余曰昔者昌黎韓公謫潮州驅鱷魚橋廣  
濟德孳新人人各其立曰韓江山曰韓山今諸老  
以橋名李公亦潮人以江山名韓之謂也書曰民  
罔常懷懷於有仁李公舉進士有聲郎秋官判岳  
陽有聲及守隨益著賢聲當道屢章上聞宜乎隨  
之人借贊名以榮橋借橋名以懷仁非謂一橋足







貽林澗之羞然則是池之設豈專水泉之適歟抑  
直川原之勝歟殆天假之奇遇或者因其細而知  
其大也耶李侯名克嗣字士修西蜀內江人登弘  
治丁未進士第惠澤洽於下政績聞於上修學宮  
立禱祠構洗心亭鑿夜明池有功於隨多矣此特  
其一事耳回書以記時是歲孟秋也

前太守李公去思碑記

郡人顏木

公去今也八年州之人德公如公在州吾鄉能文  
之士不以秉筆焉夫公行之州之人德之是爲善

政善政者缺而弗錄焉於是久采於人而不登於  
史氏無以示法於來者蓋文士之責而於公固無  
與也公去木尚兒不能知公長又不文不宣云云  
而今不然者以是故也公始來首詢民所疾苦而  
爲之除之爰字撫綏一出於誠願受一廛者千八  
百九十四征其刃後者七千三百五十四兩地著  
不與焉是公戶口增令民墾汗萊築陂塘興自然  
之利里設木鐸水利塘衣常戶曉之夏秋之際水  
黍盈野雖尺寸荒頽之地見者斥之是公田野闢



俗不讓而尚爭競雖乾餼之失亦聞於官兄弟媼  
戚徃徃而是公嚴以令化以德背禮傷教窮致以  
法自是左右見其日坐總事以手而以木妻族有  
十年不如妻室者一女復合感公心也是公詞訟  
簡環城民居而無扞蔽公周以隄而繚以垣郭設  
四門門建旗亭而時啟閉之初沮水泛溢衝沒南  
市歲爲患自是亦賴隄以免文度村全凡得縮五  
里土高無人之處皆造一窩室編夫以火總火以  
甲執兵而夜守之遇警鳴鉦相聞協力徃援焉治

百八十里僻處多山谷寇盜出沒其間公請於  
朝設屬巡捕之民兵舊百七十八公增千三百有  
奇修馬政備器械公自試閱士皆精練於是荆襄  
盜起入境剽掠獲巨寇蘇鎮餘悉散去驚相戒曰  
李老子不可犯也後雖攘一鷄盜坏土者亦無是  
公盜賊息免運京稅舟丁力士之費民歲苦之公  
造舟三十六艘分給土人之善濟者無事聽其駕  
以取利轉漕令其候以裝載民兩便之是公賦役  
均公於廟修櫺戟暨廡又創鄉賢各宦祠而以古



池五十餘畝隸學宮以供其祭需於學場大門建射廩之廳又創尊經閣白雲書院招延師儒肄處士黌勛以膏楮幣糗之費時而提調之里各建小學皆為擇師以教子弟須以孝經小學書暇則徧歷其所授以句讀雖深山窮谷之下唔咿不輟今小大有成至有一二舉於鄉者固公之遺教也是公學校明公尤嚴明祀典壇廟捨修唯謹惟淫祠巫鬼則黜禁恐後郵窮民闢叢塚設義倉於四鄉貯穀萬斛饑散豐歛民賴以濟又於官道造石梁

大鄒舍十有六夾道植林木七百餘里入其途者舉欣欣然有喜色矣又立白雲漢東之二樓尹公瑞連沈心溫泉之四亭凡所以為敬神之典惠民之政游觀之所一一而具舉焉治之數年政平訟理居閒無事郡中形勝登臨賦詩遊歷殆徧藩臬諸公過而知者多不以屬吏處公而公退然也公真可謂良吏也已於乎世之守土之君子舉其一而或遺其二利乎上而或病乎下取便於目前而或不能無憾於後日視公之政若若有少謬焉者



人品之高下學力之淺深才識之優劣政治之臧否所出以繫也

藍子善政碑記

藍子志張氏之爲吾州也敏而弗蔽察而弗煩廉而弗隘惠而弗徇寬而弗恣儉而弗棘嚴而弗苛正而弗局中以勤厲外以簡從斯不亦敏而弗蔽乎求隱以年致理以要斯不亦察而弗煩乎不苟罰不苟取然積盈而廢振矣斯不亦廉而弗隘乎無告若有養多緣者寡施斯不亦惠而弗徇乎

人以歲校人以時督人以日斯不亦寬而弗恣乎節浮祛冗興賓行讎斯不亦儉而弗棘乎勇強拔豪赦過宥小斯不亦嚴而弗苛乎鄧中貴則忤之持勢官則沮之承統司則欽之斯不亦正而弗局乎故助而望焉民疾疾乎如靡栢也而畏焉民懼備乎如罔道已而安焉民由由乎如弗庸去而留焉民眷眷乎如有失久而思焉民悠悠乎如恐忘車子者後子而守者也其志一其政比趙子者車子之貳也其猷濟其情會萃厥八夷昭厥羣好伐



石而勸之初藍子之爲州也曰民之懷生附司馬  
李公於宋贊尹公暨其去也民亦生附藍子於二  
公於是又以其肖像請於車子君子曰傳遠以文  
壽文以石非文曷傳非石曷壽采行圖貌昭諸遺  
愛於文於石傳而久之亦其宜哉

後喜雨亭碑記

雲一林子之未蒞州也不雨數月涸幾絕流春事  
舉廢矣 在控 然而零夜必踞以籲天率下二  
鼓數日果雨州人感焉泐亭郊南題之曰後喜雨

蓋似蘇公鳳翔之意示不忘云爾侯來僅月釋繫  
解鬱適伏扼豪詰姦平欽均其衡量簡其誣訟汰  
其冗襍罷其科索舉其十者各診消矣零之日也  
其壇塲潔牲幣遏酷屠叶寮案整顯精獻款塞昭  
格無羸致天之應固其所也傳稱天道遠豈其然  
乎夫政本也零章也誠一其外內而協之理也政  
而零或未善未有弗政而零也零而誠或未應本  
有弗誠而應也以是益徵天人之相與矣夫守土  
之吏施之人也或多以爲名也下此者利而已矣



禮之神也或多以爲文也下此者慢而已矣其視  
夫人真不啻土苴芻狗然也豈天意乎蘇亭距今  
殆四百七十餘年其亦有數乎彼出之管茲出之  
民彼樹之署茲樹之郊彼作之未雨茲作之既雨  
其亦少異也哉詩曰穆穆林侯遵我邦土公惠而  
嚴衣被思普維我邦土弗恒厥施或諍之公或舞  
之私或雜良苦肆爲眩蚩或燕燕白飭或營營弗  
食或坐而誅求或弗已於力侯廉其實是諭是懲  
是正是徵是撫是純則莫我敢陵侯未戾止旱既

太甚赭山洞潰遭此巨浸侯雩而度寢莫卽枕惜  
不三辰膏雨四侵稿者聿蘇瘠者聿蔭瞻彼有秋  
脫塗就枉民具瞻止曰父曰毋昔云召杜茲云我  
守二子允矣侯弗我久侯弗我久胡能富有時彼  
湏流在州之南眷彼我侯旣繁且涵躡言思興蓼  
焉思甘侯今往矣其何以堪

隨州范曹二使君去思碑記

嗟乎煩暑之下得蔭而息風雪之會望舍而趨若  
承之以嘉林投之以連邸有以解紆其棘謂非若



人之幸喜者哉吾州之民昔有沈隱中雖願治乘  
艱則廢范使君至嚴左右之防簿書訟牒手自緘  
識幽在閔滯宣之使達憫其費耗則節省甲里樽  
制夫騎憂其困乏則金有贖筭穀存賑貸辨其邪  
枉則佑賈以時衡量必謹端其習俗則淫邪是黜  
童蒙攸啓復季祠之侵地散金礦之聚徒賊民必  
根株悉拔而藏形匿影者捕之不休敦倫雖衣冠  
不假甚至召於庭下筆之立斃曹使君復以諫官  
攻彈時宰謫司判理弗激弗詭任事之日別異好

慝窮詰潛寇公退之候羣以生徒授以經旨間攝  
勒水六事具舉彼人愛之爲立生祠雖其爲郡野  
相後先至於剛明疑重不狎小人接遇上流外免  
內介干託不行強禦不吐二君所同也廉慎清苦  
門戶悄然遷官之日文書衣物數篋而已二君所  
同也前行後承甲立乙守保其無告全乃委記銷  
積暑於長陰藹和氣於蔀屋使四境之內無復曠  
標之虞謂不在於後人也哉民思不置上其狀於  
大夫關在邦與別駕劉作郡幕李江咸曰是誠不



可以無紀於是乎紀之范子名欽字堯智號東明  
鄧人嘉靖壬辰冬任州守丙申夏遷繕部員外郎  
歷郎中今至袁州太守曹子名達字履中號沙溪  
太倉人監察御史丙申春左遷州判丁酉冬擢南  
城大尹皆一時名進士名位未涯云前進士淮漢  
顏本撰

運甃齋記

失後半僅錄其前

知州闕在邦

隨知州衙舊無正廳客至率由北德折而西遷就  
坐於右齋阼階莫辨誤而失禮者多矣簡陋相沿

遠莫之稽先守姑蘇申公經營於庭中建小亭扁

曰効新鄉侍御宗公爨爲之記嘉靖己亥冬闕子

嗣守是邦環顧而嘆曰惟器與名君子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

利利以平民政之太簡也茲而弗立其何以軌物

乎乃謀隙地於亭北僅得數尺餘則泮坎矣何命

輿人服後之暇負土築基既再閱歲勢亦漸增廣

得四丈七尺有奇闢溝以彌未幾淫雨大作基崩

者約三尺會有別工美磚卽後庠氏厓之既堅且



隆中壬寅季春七日經始至

季子祠碑記

失後半僅錄其前

范大夫之三年新作季子之祠季子何我之先臣也我之先臣乘矣曷此乎獨稱賢也曷賢之取之軍楚方問我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蓋敵之威也敵之成曷以賢敵之威者賢之素也何言乎賢之素徵諸令辭何辭爾楚人誘我少師欲追之季梁止之無慮數百言皆忠信之道也非其賢素曷能乎此闕伯比口隨未可克謂季梁也使其率聽

之楚惡得而并之國至今猶存可也賢矣不見稱於仲尼何會意則稱值時則稱徵事則稱三者無焉考叔之孝石碣之忠

歐陽子祠堂記

失後半僅錄其前

歐陽子州舊無祠故司馬李子克嗣爲守始有事於鄉賢而躋之其中旣以治西白雲樓于夜光池上之故址作書院後室前堂翼以兩榮額其門爲白雲而并立尹公亭於其東備云無何李公去史子經代謂樓特標治右弗利公廨乃盡撤之而且



易書院之榜爲文忠復土偶歐子肖像於室中與以一方晨夕洒掃香火之無祠禮焉後亦謝去堂室滋敞有假之例以規爲業者蓋故公基宇如小學鰥舍解圍廐場郭池傳館要達關衝射利之所無慮數百十畝司馬子壹聽諸豪而蠶食之役人之効尤同其所也繕部范子欽近嘗來守廉而獨復屋之數椽而居以二卒亦中興矣而未遑於有事也今守任子德始作之規制一如司馬而兩榮爲勝意欲升之以爲堂室而降其堂室爲兩翼仍

夫高美非故殊其向背也工將落成元其憲李子瑜有督治之檄蓋亦廉昔人之故而懼其復失方將遙爲之圖而不知任子之已作矣者可謂之篤也已夫文忠子雖他產然必而依其叔父於茲淹留葺修蓋十有七年焉旣而解發歷官公輔卒成龜儒存而自謂不能忘情於茲歿而顧不得專祠焉祠不祠何與於彼然抑豈吾人之情禮也哉祠事方興任子偶以微罪論於風使百里之內聞之莫不同聲愧愴而莫之留也乃屬別駕劉子祚爲



成其志盡制備禮不汎不賣崇賢報德振士勵俗  
不在於今日也乎初繕部之政精嚴明整吏奸民  
盡絕無賣緣三年而後去之任子爲代一以簡恕  
平步撫循子惠晏然而無所更張人以比之漢文  
申平陽二候

隨珠堂記

知州王納言

漢東書院旣成德於先師殿後作堂五楹爲遊息  
會文之地落成之日不佞言進諸生而語之曰古  
稱漢東之國隨爲大自神農氏以來名世賣神炳

麟先後彙皆下帷於茲今爾多士成而鄉紳紳先  
生之勤學精力學於此也烈山氏之廟貌在前孔  
氏之儀刑在望諸君子之芳跡遺踪在日未有不  
令人遐想慷慨而興起者且爾隨之魯山太川疑  
聚精英之氣又矣其鍾於物也爲明月之珠光可  
照乘而其鍾於人也爲瑰璋奇傑之士每每照耀  
人寰遐希往牒道德文章豐功偉伐名實醇粹如  
珠之圓淨瑩潔光明不夜者未易一二錄卽孤忠  
勁節耿耿烈烈寧爲珠沉不爲瓦完可與天日爭



光者亦數數見焉是皆無負於山川之精英所宣  
泄發抒者也爾多士生名勝之邦稟精英之氣人  
人之心具有靈珠其未雕鑿之初若珠懷於水宜  
以詩書義理錘琢之羣居而從事學問若珠出於  
淵宜以明師益友攻錯之學問既成之後若珠珍  
於席必繁操修敦行誼以保持之則希世之珍在  
我矣又必什襲而藏待價而獻始不爲喪寶不然  
而自徇求售以暗投人豈唯與魚目共棄哉必有  
鑿按劍之智者是以珠爲彈也恐將遺之赤水而

無由索矣豈不重鮫人之泣哉然亦視爾之自期  
待者何如爾昔者隨侯救蛇夢而得珠蛇故弗靈  
於人也受刀圭之賜猶吐徑寸之奇以圖報稱爾  
諸士遭逢聖代受天子樸棧薪爇之恩而不能陸  
胸中之奇爲珪爲璋以裨益明時非夫也則爾之  
自期許以塞報稱者志宜不在小矣允若茲也豈  
惟不負構堂者之意哉卽爾鄉之諸先君子亦載  
錫之光矣

漢東書院記

太史何宗彥



古有虞米廩夏序殿瞽宗周類宮羣秀異而教之  
其規制定於天子下至閭里州鄉各有庠序統之  
以若鄉大夫教畫一而士有所稟仰此唐虞三代  
所以隆也周襄王迹熄列國之易象周禮聲詩音  
樂皆秘度之如弘璧天球徒以焜耀友邦不以訓  
人其大聖如吾尼父以道德私相授受於洙泗之  
濱迨至鹵河稷下以暨兩漢經師皆聚徒數千百  
人於是教人之法不在邦國而在草野雖無書院  
之名而其義已助於此矣有宋白鹿石鼓應天

麓四書院之名著稱後遂徧置不可枚舉其土田  
之錫教養之規往往浮於州縣學而人材亦項背  
相望可覆按也書院之制其來久矣隨儒學故建  
東城外萬曆癸酉徙城中先是嘉靖間奉公令易  
像以主而隨學尼父之像巍然如魯靈光以故徙  
學時習歟五楹覆之余及余孝廉弟熊賓州革八  
九人課業其中已而聯翩上公車繇是郡人競來  
鼓篋歲辛亥冬太守叱瞻王公慕神農之風瞻尼  
父之範慨然遐想名人魁士宦於茲產於茲者曾



不得春秋肝鬲於無窮又念頰宮苦隘不應敬業  
樂羣之義遂庀材鳩工畧建漢東書院前殿計楹  
五肖神農祀之後殿如前殿丹雘其舊貫以妥先  
師前設重門左三楹祀有德於茲土者又三楹祀  
鄉先生後建隨珠堂萃多士會講左右設齋舍數  
十楹俾士之雋者讀書其間是役也廢千緡有奇  
具出金選之品鄉市之氓不知有役壬子冬既落  
成公作隨珠堂記以訓誡多士矣而又命不佞彥  
記之嗟乎物局於所其士局於所守介焉寡耦則

醜鷄在巖羣一州之雋觀摩切磴則知不足知不  
足則知進而宇宙之大全可觀矣公所爲建書院  
意蓋如此也雖然公詎欲多士如世俗之溝猶督  
儒籍詩書以榮華當世云爾哉毋亦謂士之責鉅  
且遠矣國家之所倚重鄉黨之所觀型如星之有  
棟射之有標惟忠惟孝以佐休明而燬風俗斯不  
倍孔氏之訓無愧神農之鄉畧畧然命爲天下士  
不亦休有領聞乎若嚳然服方領習矩步委它書  
院中而攷其內行私營有齊民所不齒者斯士之



晉賊而唐虞三代移之郊遂者也雖取青紫都華  
靡祗詭里巷姍笑矧犯神明之忌終汶汶者耶蓋  
自負其身也侈矣而負公之教也亦甚矣公蒞州  
三年覆寒細鋤強有力政難更僕卽莘莘教化亦  
輩前世蜀郡武威蜀郡之政修起學宮選開敏有  
材者躬自飭厲省少府用度買力布蜀物以遺博  
士卒使郡人文學比齊魯焉武威之政造立校官  
自掾史子弟皆令受業復其繇役顯拔而榮進之  
郡遂有儒雅之士之二公教修於莘莘俎豆之間

而神喻於閭名阻深之域其人士亦蒸蒸頽化聞  
於來茲豈其亭毒神農之鄉服膺孔氏之訓如隨  
士者顧遜於蜀郡武威耶今日後漢東書院趾美  
於宋四書院而天下且賴隨士以復唐虞三代之  
隆則茲後其嚆矢矣夫不可以不記王公名誦言  
滇之唱吸人由虞城令遷今秩董役者試守鉅君  
名崇墮浙之錢塘人三字譚君述職廣東曲江人  
傅君仁浙之山陰人首領劉君志東山西絳州人  
明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冬十一月吉旦



重建隨州儒學碑記

始余被命撫楚取道申陽蓋首入邳中云而隨爲邳中屬郡於是諸博士弟子過而請曰隨居漢東表介周楚是厲山氏之遺墟也其時季大夫歐陽子聲稱甚偉國初尤蒸蒸焉今諸士之刺經者視昔加蓋而雲路之漸屯焉未暢維是固陋不足亢前聞將亦費序之勝未遑宅也願有以幸諸士余聞之士不懋學鴻雋斯闕無盡以各地靈然辨方卜吉詩書紀之其何憚改作以爲諸士之辱顧何

區而可對曰城中故倉址堪輿家言地氣可乃以檄德安馬守文煒往觀焉而謂厥地面陽川原四野若有待者宜從諸士請復以檄分守王君璇分巡余君一龍皆是馬守議遂屬馬守及守隨州林梓撤倉而學之越數月學成於是諸士以記請余未有以應也頃之問倍至隨造謁學宮爽塏偉麗固足委

聖靈於千百年哉將人文之盛亦自今日始蓋嘉嘆者久之而諸士復以記請因進諸士而問曰均若



學也何居東廓之外歲患卑洳幾不容俎乃易而  
新之一間爾而興廢殊觀者何也對曰在人審若  
是則茲學之建舊矣師儒萃萃游息其中州之長  
吏縮章組而柄政教以歲時朔望領瞻堂廡紆步  
而聚議者夫代非乏人也胡獨今斯舉哉則興廢  
之會不在人而在心也故心欲廢則興者廢矣心  
欲興則廢者興矣而况於學乎士之學也易於荒  
鹵而難於振厲故其興廢恒相乘者心未固也諸  
士觀游於此得無惕於此中者哉誠孳孳焉求

聖人之學址礎之以道德薨藻之以文訓垣屏之以  
功業視茲建學之制日繁且密焉則雖厲山之旣  
可得而紹也何但季大夫歐陽子是張隨哉否是  
而隨且廢焉則辨方卜吉固與其心之嚮往者不  
相為謀予又懼地靈之不得獨蒙其咎也於是諸  
士悚然起曰敢不勉圖以為諸大夫之壽是後也  
賁凡若干緡不煩諸民而公用集則馬守與林之  
功而王余二君亦與有力云

明萬曆三年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  
贊理軍務汝陽趙賢撰 隨州知州楊存恩立石

開建隨州儒學碑記

今天子崇教右文發內府鉅萬隆修太學下詔天  
下郡縣各頒復頌宮一時俎豆人文鬱昭雲漢余  
奉命巡茲土惟是首宣右文總意令多士咸誦  
作人甫入境卽詢孔子河頰子港并問車故處文  
攷檀弓載孔子將之荆先之季夏申之舟有而何  
氏志孔子至楚子西所種黃茅子爲子夏燔田子

幣率予是楚固聖賢通化之邦也楚者謂有鄒魯  
遺風凡茲郡縣美富宮牆應成分孔林下璧乃下  
車隨州傷心鞠草隨州古隨子國也古木軒頌曰  
隨俗淳厚類伊洛山名君子河名聖水多彬彬雅  
化焉且比界重山二穴神農誕生相傳九井自穿  
汲其一八井皆動厲山之烈倘亦輝映尼山乃史  
序五帝繫姓追及顓帝孔子繫易獨宗犧黃神農  
堯舜顓帝無聞焉是其教耕設市通變宜民而鞭  
草遺毒諸事荒忽不道以故刪書斷自唐虞隨之



文廟在城外者繪神農於前殿祀典不倫其一在  
城內者頽垣斷木并無孑遺惟畱片壤見古禮器  
焉余因喟然嘆曰吾夫子厄於陳蔡未聞厄於禮  
也何廟祀不立漢東耶乃先作之序令州牧監教  
上捐資興建俾黌序聿新川原改邑郡諸子弟裹  
衣大紳業業其中所誦法者先王禮樂教化之言  
所究繹者君臣父子忠孝之義所目接者大夫師  
長揖遜之容所耳承者琴瑟雅頌和平之奏所瞻  
祈者六書五馭九數之文大射賓射序賢序能

等習而久焉久而安焉其子弟之剽旱者固皆化  
楚風而之鄒魯其士之俊秀者有司又將次第上  
之南宮登之天府爲 朝廷慶得人美哉 聖化  
隨實始基之因偕師儒揚推古今弔勸和交易蜡  
祭醫藥諸蹟神農德教得夫子而益章此蔡之仰  
繇咸擊鼓鐘於辟雍余不職亦得慶言拜手頌壽  
考萬年以仰報

天子崇教右文之命云爾是爲記

順治十五年歲在戊戌仲秋月吉旦



巡按湖廣湖北真管屯田監察御史加一級前  
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李贊元撰

德安府隨州知州陳秉化立石







